

兰草

木刀

我不是会养花的男人。可一个不懂花、不会养花的人，却养出了美丽的花草，开出了最美丽、最雅致、最干净的花朵。

这是一株兰草，貌不惊人，从不索取任何养料，到我的手里已经有六年了。最初，我想：这小草有啥好看的？个子倒是一年比一年高，丢了可惜，就这么养着吧。说是养着，其实也就是看到土干了，浇上点水而已，除此之外真没付出什么。好在占地不多，有地方放着就行了，它也是一副舅舅不亲、姥姥不爱的模样。

忽然有一天，看到一篇网文说兰花挺值钱，名贵品种首推蕙兰。我对比了一下图片，竟然叫出声来：它是蕙兰？这还了得，网上报价说价值几十万元！

惊喜过后，再看自己的兰草，觉得依然是那么普通。对于这个埋没人间的“公主”，我还是那样漫不经心地养着，并无更多眷顾。

得知我无意中养了一株蕙

兰，朋友就来看，说放在我这儿外汉手里可惜了，就想掠美。还有人开价一万元来买，我还是谢绝了——虽说一万元差不多是我半年的工资收入。我做了假设，假如有人给我十万元或者再多，我能放弃吗？为了金钱卖掉家当，说明此人是个贪婪之人，人品可能有问题。

日子平平常常地过去了，我依旧普通而平凡，与我相伴的还是那么多，包括干干净净、无所索取的兰草。

初春，兰草结出了花骨朵，好多好多。莫非真是青春遮不住，情窦初开？一阵惊喜涌上我这个老男人的心头。

我还是按部就班地浇水。就在昨天，刚刚打开居所的阳台门，一股淡雅的花香飘来：天啊，它终于开花了，虽然只有两朵。

花是鲜红色的，单层的结构，花蕊黄白色，虽然不是国色天香，简单到小学生都可以把它画下来，但是却足可惊艳世界。感谢大自然的杰作，这色

彩、这花型，绝非高明的人工可以打造。这就是六年前我要舍弃的那株兰草，没想到它发育成熟长大了。

惊喜、欣喜、欢喜！这些我全都体会到了！

这株兰草给我的感悟太多，对我的启发太深，带给我的快乐太多，这一切难于言表。

在我的眼里和心目中，这株兰草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，它的含蓄和低调让人感叹，它的藏而不露可谓恰到好处，它几乎没有有什么要求和索取，却开出如此美丽的花朵回报我。

我把兰草开花的照片发到网络上，有人看到，给予很高评价，并且出高价掠美，同样被我谢绝。这个时候，我才得知原来兰草有一个名字：红颜！

不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吗？本人是唯物主义者，不信唯心主义的东西。我在心里祝愿：你要坚强地活着，你的明天会更好！我想，只要做人干净，做事廉洁，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，就像我的兰草。

丢包之后

张昌伦

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，但当时的情景直到现在仍挥之不去，让我对居住的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。

那是一个傍晚，我和老伴各带两包东西坐公交车去二马路附近的女儿家。正值下班高峰，等车的人很多，我俩好不容易才挤上去。车上更拥挤，连插脚的地儿都没有，我俩只好将包儿往脚下胡乱一放，抓紧车上的吊环。路上的车很多，平时20多分钟的路程一下走了50多分钟。

到了女儿家，女婿已笑吟吟地将饭菜摆到桌上，我们立马入座。等吃完饭盘点带来的东西时，忽然发现少了一个包儿。老伴嚷嚷着：“里面装的是刚给外孙洗过的冬装，马上就该穿了，还有孩子的学习机、智能玩具，一大宗贵重物品，这可怎么办？”女儿一听也大声说道：“肯定是让车上的人拿走了，不用找了！”老伴一听更急了，不住地责怪我：“连个包儿都拿不住！别想了，谁捡到也不会给的。”尽管女婿好言安慰老伴，老伴仍喋喋不

休地说：“丢了东西心疼不？谁捡去可好了，有穿的有玩的，会给你？”我越听越烦，回了一句：“我们还没去找，你妄下什么结论！”见老伴火更大了，我立马拨打了《烟台晚报》的热线电话，电话一直占线，连拨十几次都是如此。女儿说：“工作人员下班了，别瞎忙活了！”我不信，晚报上明明写着24小时接听的呢！接着打，终于打通了。工作人员让我跟公交公司联系，并把电话号码告诉我。我立马联系公交公司，电话很快就打通了，对方爽快地说：“一个小时之前有一位司机交上来一个包，你说说里面都装着啥东西！”我一五一十将包中装的东西说了一遍，对方一听，说道：“不错不错，请您过来拿吧！”

放下手机，我瞪了老伴一眼，她自知理屈，低着头向卧室走去。我又瞟了一眼女儿，女儿怯怯地说：“爸，您别生气，是我……”

我脱口而出：“这就是咱烟台人，多年的文明城市你们还不信赖？”

风筝遐想

刘吉训

周末的滨海广场，许多孩子正欢快地放着风筝，颜色、造型各异的风筝，忽高忽低，预报着春天来了。看着这些放风筝的孩子，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儿时放风筝的往事。那是上世纪50年代，家境窘迫，哪有闲钱买风筝。没办法，只好自己动手做。我和哥哥各自拿着纸糊的风筝来到田野，一边跑，一边抖，很快就把风筝放上了天空。有好几回，高得几乎看不清风筝的影子了，但手里仍紧攥着那根线。天快黑了，我和哥哥使劲挽线，风筝越来越低，越来越大，终于回到手中……

望着天空一抖一抖、活灵活现的风筝，我的心一沉，自己不也是一只风筝吗？不也是一只由父亲、母亲放出去的风筝吗？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从学

校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，那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。永远忘不了，那天早晨，母亲为我做了最好吃的白面饺子，替我打好了铺盖卷，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出家门口。我回过身，看到母亲正在抹着眼泪……我这只被父亲、母亲放出去的风筝，飞上了社会这个辽阔的天空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，甚至还有雷电冰雹的打击，我的翅膀曾被打湿，是那根连在父母心里的长线，让我获得了亲情，获得了信心，获得了力量……

看着滨海广场上空翻飞的十多只风筝，俨然一个风筝群，我的脑海里又蹦出来许多奇妙的想法——离开母校的毕业生，不也是老师放飞的风筝吗？那些远离故土、异国求学的莘莘学子，不也是祖国放飞的风筝吗？

重回大海阳

尹爱群

前段时间，因为参加一次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的活动，我踏上芝罘区大海阳这片日思夜想的热土。

大海阳社区所在地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属于大海阳生产队的地盘，那里有我童年时无忌的笑语、无由的哭泣和无虑的歌声，有我成年后无数次的魂牵梦绕和梦醒后的甜蜜回忆。

曾经每到夏天，我的两个膝盖总是因为疯跑摔得惨不忍睹，旧痂未掉，又添新疤。有一次摔得比较重，膝盖上的伤口血流不止，我坐在门口的小板

凳上用一个小盆接着，居然觉得挺好玩儿。老妈看到心惊不已，忙着止血，又给我煮了两个鸡蛋，说是让我滋补。

大海阳生产队有个马厩，里面养着牛、马、驴、骡。通往马厩的小路两边，有滑石可捡。那种白而润的石头，可以在沥青路面上画格子跳方玩儿，我们常常在那里乐此不疲地玩耍。

大海阳路下，原来是一条由南向北的大河，每逢暴雨就会形成一条黄色的巨龙。多雨的夏季，马路边坡地上红色的黏土，

给了我们无穷的乐趣。我们几个小朋友在土台子上挖好泥巴，围成一圈，各自很努力地做成泥碗，然后在泥碗里吐一口唾沫，反手摔向地面，看谁摔出的声音更响，名曰“摔娃娃”……

咚咚锵、咚咚锵，一阵锣鼓声把我从儿时的回忆中拉了回来，看着老人们欢快地舞蹈、孩子们无忧地追逐，我恍若隔世。大海阳已今非昔比，现在社区居民的生活，四五十年前的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。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，大海阳的明天一定会越来越美好！

长不胖的女子

鲁从娟

近些日子，老感觉衣服穿着有点紧。有一天，去小区超市买东西，看到门口有个小磅秤，站上去一称，显示屏上的数字吓了我一跳：天呐，比年前足足胖了五六斤！

那一刻，我陷入深深地自责：春节期间餐桌太丰盛，自己既管不住嘴，又迈不开腿，肉肉自然一个劲猛长。人到中年还未发福的人，除了天生体质的原因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懂得节制。我的几个好友，比如小尹，每天坚持走步，多年来从不懈怠。夏天傍晚，换上轻便装，甩开双臂大步流星地往前走。冬天利用午休时间，去离单位不远的小磺山上溜达几圈。小尹说，枯燥的事坚持半年以上，就会慢慢享受

到乐趣。因为长期坚持，近四十岁的她，身材保持得像少女一样窈窕。

好友李蓉更是独特。她说吃吃喝喝不要紧，关键是要找到化解的方法。她的方法不是节食，她说过于清心寡欲，人生就太无趣了。李蓉虽然一直注意身材管理，但吃东西时从不挑食，对于甜品等高热量食物也不忌讳。不过，她和别人不同的是，每一次大餐过后，一定会跑步或跳绳，消耗掉摄入过多的热量。她说贪食不要紧，你得有“善后”的意志和能力。

“辣妈”郭姐是我家楼下的邻居，也是个长不胖的女子，56岁了，退休后在家带孙子。她也“不安分”，推着孩子在小区

广场玩，也会做上几节健身操，逗得小孙子坐在童车里也手舞足蹈。每天晚上儿子、媳妇下班后，郭姐就把孩子交给他们，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地去跳广场舞。她还利用周日，拉着小行李箱和一群姐妹们到处游玩。行李箱里，是拍照穿的花裙子、靓帽子、高跟鞋。拍的美照张张都是大片，十几名女子，个个细腰长腿，竟然没有一位发福臃肿的。

春暖花开，眼看着衣服裹不住赘肉了，是该减肥瘦身了。在最近热播的电影《热辣滚烫》里，二百斤的贾玲成功地减掉一百斤，瘦成一道闪电，我差在哪儿了？草长莺飞、万物萌发的春季，正是运动的大好时机！

微言不微

比较，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定位。人常常会因为比较引起情绪的变化。比如会跟周围的人比谁钱多、谁职务高、谁事业好……看到自己比别人强，会沾沾自喜，生出骄傲心；如果不如别人，就会忧愁沮丧，生出自卑心。其实，最好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，不必非要和别人一较高下。要清楚自己的目标，明白哪

些方面做得不错，哪些方面尚有欠缺，应如何努力。当然了，在努力的过程中，也不会一成不变，会发生很多变化，要不断地给自己重新定位。

前进的路上，也许会与他人有重合，但决不能去重复别人走过的路，要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路，而且要走好。

丁新军